

曲嫫阿呷,我的母亲

□ 马文富

母亲说她死过两回。第一回她还是少女,我的外曾祖和外公在同一天病死了,她偷走病床上外婆的裙带,套住脖子系在羊圈梁上,当漫天星斗密布夜幕时,她终于感到了疼,自己松开了套子。第二回是母亲第六次分娩的那天,我来到了这个世上。据说是我的啼哭再次唤醒了她的意识。她被抬了十五里山路,送到很远的医院去。从豆子下种到豆蔓攀上一人高的竹竿,我才又一次见到了我的母亲。

母亲不美丽,这是我刚开始得到的结论。粗糙的双手、矮壮敦实,与温婉漂亮沾不上边。她用粗重的嗓子哼唱甘嫫阿妞、阿依阿志、大雁姑娘;她用几乎伸不直的手指拍打火塘边玉米耙上的焦灰;她把裙角掖在腰间有力地转动着磨盘;她把前襟撮在一起,从山上兜回来各种黄的、红的、乌的果子;她一边看牛羊在山坡吃草,一边用粗糙的手捏着细细的针,绣出牛眼、羊角、蕨草的纹样;她刚卸下装满猪草的背篓,又套上织机挥动织刀,把乱糟糟的羊毛线劈成一匹匹缝察尔瓦的线毯。我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观察着我的母亲,年复一年地渐渐长大。

我15岁那年,父亲骤然离世。那一年我和三哥同时考上了师范学校,这对母亲来说,只是让她眼下更加窘迫而已。一天晚上,母亲背着我和三哥不知道说什么话。最后,只听三哥说了一句“如果只能去一个,那我就去了嘛”。说完,三哥就哭丁,母亲也哭了。但是,新学期我和三哥一起回了学校。此后四年光景,埋头读书就是我们两兄弟的青春。家里寄来的每一张汇款单,总是浮现出各种各样的画面,母亲风里来雨里去饲养牛羊,用皲裂的双手摘下山上的老茶树叶子;已经分家的大哥从自家林子里砍下竹子;尚未婚配的二哥白天忙活田地庄稼,晚上举着火把在田里逮黄鳝,在山溪边捉石蛙;远嫁他乡的大姐回娘家时给母亲塞鸡蛋……

19岁,我终于参加工作,在县城小学教书。宿舍是一间小教室,只有一张高低铁架床。一天下午,母亲满身汗水地出现在学校。我从未跨过大渡河北岸的母亲,给我背来一口木箱子。那时候农村能装东西的箱子还算得上一样家具,母亲觉得我应该很需要。我难以想象她是如何背着一口箱子和渡船老板讨价还价,是如何背着一口箱子挤上通

灰拥挤的绿皮火车,又是如何一路打听找到我学校里来。那天,母亲的笑容很美丽,而我却哭得稀里哗啦。

多年以后,母亲儿孙满堂。乡里乡亲都在夸母亲,他们很羡慕母亲“受福”了,又对母亲不会“享福”嗤之以鼻。他们好心地劝说母亲,不要再干活了,去娃娃家,一家待个十天半月不好吗?但母亲“油盐不进”,依然守着半山坡上的羊圈,还在周围开了片地。她每天要走一段很长的山路,和她的羊羔牛羊犊们说话,给她捡来的猫猫狗狗喂食,还把她种的南瓜、茄子、海椒背回来。我们逢年过节回去给母亲带的东西,不管大包小包,她都要费力地摆到火塘右上方去,一样一样地打开,她说我们死去的父亲的“吉鲁”能看见。后来,我们都十分习惯母亲这一肃穆的固定“仪式”。

光阴如流水,母亲最小的儿子也将五十岁了。母亲当年历经生死带我来到世上,我也几乎没让她少省过一分心。大哥二哥就在村里早晚照应着,三哥工作的地点离母亲近一些,母亲最期盼和牵挂的就是我这个女儿了。这些年来,我常常为了一些有意义或无意义的事情忙忙碌碌、上下扑腾,为了一些细碎的执念或情结钻牛角尖,常常忽视了对母亲的牵挂,忽视了母亲日渐苍老衰弱的身體,甚至在手机上混天过日子的时候,大都忘记了母亲早就会使用老年智能手机。五一假,我回去看母亲,带了些蒸汽眼罩、活血止痛膏药之类的东西。母亲用了说效果好得很,哪儿哪儿都不疼了。其实,这些东西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

今年的母亲节和我出生的日子竟连在一起。我想不起什么办法来感恩、颂扬、礼赞我的母亲。她是一辈子被群山封住了脚步的女人,她是一辈子被牛羊拴住了腰身的女人,她是一辈子被儿女刻深了皱纹的女人。生活和命运曾几度令她濒临绝望,而她又一次次顽强坚韧地活了下来。母亲的情感世界里,也许还有很多柔软的心事,只是她没有告诉过我们,只有她的牛羊知道,只有她的黄铜口弦知道。

曲嫫阿呷——我的母亲,让我再次郑重地叫出您的名字,就像您每次呼唤我的乳名一样!



走出小水河

□ 胡绪华

—

小水河从乌蒙山区的大山深处发源,流经我的老家门前,从南向北至古蔺县城,再右转弯蜿蜒开去,在太平古镇前汇入赤水河。小水河装着多少人的童趣啊!祖父曾说,在他小的时候,河里芦苇成片,河水清澈,游鱼成群,手脚快的小孩,只需伸手到石头下,就能捉住一条。河风送爽,芦苇翩然起舞;头顶蓝天,老鹰窥视着农家的鸡群。彼时村里人烟稀少,茂密的森林是动物的天堂,放牛娃经常找不到自家的牛,便慢慢悠悠地回家,过了一晚牛便自己回去了。越往上溯,民风越加淳朴。据志书载,清朝有秀才路过,赋诗一首,称小水为“蔺州小桃源”。

在我的记忆深处,小水河是个缥缈的梦。那个大雾弥漫的凌晨,我从父亲肩头睁开惺忪的睡眠,但见不远处,一个平坦开阔的湖面,四周浓雾环绕,一群白羽毛鸟站立湖心,父亲捡一块石头尽力扔去,群鸟剧烈起飞,在湖面上空旋转片刻,便隐匿到迷雾里去了。那是个多美的梦啊!天完全亮了,我才知道,梦里依稀处,恰是幼小的我随父亲去大姑家途经的兴隆水库,这也是小水河的源头之一。

从水库往下行,水流小,却颇有气势。这里山高路险,名叫石沙嘴。于路边远眺,颇有“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意境。山上是农业灌溉水渠,山腰的河水垂直砸下去,伴着一团水雾随风坠落到一个大锅状的水槽里。相传有位实诚孝顺的少年,被恶毒兄嫂排挤而心生绝望之际,在石沙嘴瀑布下的水槽里,发现了一大口锅盖,里面堆满黄金白银。这让我第一次知道,人只要心怀善意,常施善举,就可能在某个神奇的角落发现金银珠宝,而成为富之人。

往下经过椒湾河滩,在庄园下边,同另一条自庆民而来的小河汇合,小水河变得更加美丽了。

二

从此开始,河里就留下了我童年真正的足迹。我在文昌宫村小启蒙开化,在放羊式的学习中,偶尔散学早,便去学校对面的二姑家,就得从这段河里穿过。河水上面,架着一根粗大的灌溉通水管道,离河面高约两丈。在小水乡中心校读书的同学们正从对面大胆地踩着钢管走来,我左右躊躇,心底打鼓,只能挽着裤子蹬水过去。

待我转入中心校读四年级,感觉就变得强大多了,也学着从“钢管大桥”上走过。河对面一段地方叫作白虎嘴,估计以前是虎啸山林之地,虽也是左右山高,峭壁如刀,还好改革开放前后人们的灌溉在山腰上凿开了一条公路。河的西侧也是山崖,因为上边是罗姓人家聚居,故称作罗家大岩。我们村的灌溉水渠就从这山腰穿过,像一条又长又窄的刀痕,冷峻地刻在山腰上,我不由想起“腰斩”这个恐怖的字眼。

当我一路蹦跹到山腰处,未及进入水渠便双眼发花。水渠狭窄低矮,需躬身前行,渠边不足十寸;穿过隧洞,二十来丈高的悬崖映入眼帘,崖边树枝凋零,秋季涨起来的河水撞击崖壁,轰隆声入耳,不由得心虚腿软,双腿如筛糠,仿佛崖壁马上要塌下去了。同行的伙伴赶紧踩到水渠里去,扶着头顶若依往前走,我固执地踩着渠壁穿行。其间,抬头向对岸仰望,父母正挑着几麻袋谷子,经过白虎嘴的公路去小水粮站缴公粮。

崖壁不长,五分钟光景也就走完了。崖壁尽头是崖石拱桥,因两头连着石梯,我们叫作梯子桥,但老人们又说原名名叫镇腰桥。西侧崖壁上一张石匾上,刻着“永无病涉”四个斗大方正,落款写道:大清光绪某年立,算来已有百多年历史了。西侧桥面放着一块长方体的工整石头,调皮的孩子常聚于此,或玩扑克,或向山崖生长,自在而惬意。

站在桥下,仰望石桥,顿觉此桥古朴圆润,有如一位永葆风韵的老人。河水在桥下冲出一个河塘,远远看来,河上一座桥,水面一座桥,两桥相接,就成了一个规整的圆,远方的中华山,正装在了圆中央。当年修桥时,为保障永安牢固,一乡绅以重金购置宝刀一把,悬于桥底中央,但不经几年即被盗去,人们十分惶恐。

祖父说,小水河曾经发大水冲过桥面,石桥却依旧稳如磐石,仿佛与山崖融为一体。

三

两侧山间的溪流不断注入,河水流量便越来越多。再往下就是我祖上的练马之地了。祖父有着浓厚的祖先崇拜情结,他多次向我讲过永宁胡氏祖上的轶事:明末清初,随军南下征战而定居小水,军人作风不改,将这河水弯曲处,指定为马匹洗刷场地,才有洗马湾的说法。他们先参与平定奢崇明的“平奢之战”,再主导与吴三桂的“楞嶺山之战”,西南地区方得安宁,小水河两岸由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所以这专司洗马的“洗马湾”,便在历史滚滚风尘之中湮灭了。今日人们称呼的木槽湾,却是因其地形地貌的渐变而改换的。

我童年所见的木槽湾,河水上面是高山,山腰间缠一条小路,那是我们读书的必经之

路。母亲说,当年她站在家门口,看到我们三兄妹一袭白衬衣,如精灵一般沿着这条小路,向着小水中心校上学去,是多美的画面啊!

小路的上下两侧,有我家一大块玉米地,还有一大片灌木林,父母在地里劳作,我们则常像一群小野猪,在丛林中上蹿下跳。

四

到了夏日,我总想往河里跑。一到河里,发现好几个孩子早已在水里扑腾起来,浪花翻涌,把水里的鱼都吓到石缝里去了,打水仗、扎闷头、晒内裤,不一而足,总见胆大的笑,胆小的哭,哭闹间的小水河,童趣无限。此间的一举一动尽在父亲居高临下的监视范围。唯有沿河下行,到一个叫大石坝河塘的地方,才能躲过父亲的监视。

大石坝河塘的前后一段,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这里水流分为很多条,每条十分狭小,是“竭泽而渔”的好地段。河边长满了苦葛藤,可当跳绳,可捆牛草,还可以毒死河鱼。于是,我们选了一个河鱼多的小塘,运石修堤,用泥封孔,将水引向其他方向,看着小塘里水越来越多,再割一堆苦葛藤,卷在一起,用石头狠狠砸碎,直到流出浆来,放到水里。不几分钟,就可见一些小鱼肚子向上浮到水面。这时人再下到水里,用手在石缝间摸索,会捉到一些鱼,比主动浮上水面的要多许多。至于这毒死的河鱼,究竟有没有毒素,当时的大人小孩都没有关心,我至今也不甚明了。

关于烧鱼吃,我的记忆里却没有这死鱼的味道,因为这些记忆都被一条迷路的大鱼的味道给覆盖了。1995年的“5.31”洪水过后,一条大鱼“迷路”了,从“钢管大桥”一直游来,沿着堰沟就流到了我家水田里。这鱼多大呢?少说也有两斤。我捉回家,父亲破开鱼肚,清理干净,舀一勺猪油塞进去,再用菜叶包裹好,丢进燃烧的柴火堆里。过来十分钟,取出,撕开,一入口,那味道之鲜美,顿觉满屋生香,灶旁的小猫求而不得,喵喵直叫。

沿河下行,过了“石凳田”,就是新桥了。新桥下去叫两岔河,两岔河这个位置,小水河与东侧山脚流过来的杉木河交汇了。两河互不相让,每到夏秋时节,就肆意泼水交战,亿万年来便冲出了小水片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大河塘。

在这里,我曾有过一件最猎奇的事。我们队四周全是田地,没有放牛吃草的空间,所以全队男孩的生活任务就是去远郊割草喂牛。一个清晨,我们割牛草到达河塘边,迷雾笼罩,太阳还在山后,我抵不住大孩子的蛊惑,逞强似的和钟锦红一道脱了裤子往塘里跳,游了一阵才继续去岸边割草。出水才感寒气彻骨,只有使劲儿劳作,竟割了满满一筐牛草。负重行至中途,双肩剧痛,双腿打闷,咸热的汗水把眼睛淋得张不开了,得不时用湿袖口去擦。我满心期待哥哥或母亲像往常一样来半道接我,可恼的是总不见人,只有痛苦地把劳动成果背回家。我深刻地记得,那早的母亲对我十分冷淡,既不夸奖,又不批评,后来才得知我俩的晨游“壮举”,竟然被举报到大人那里去了。

五

小水到县城最重要出口处,河的左右都是高峰,从河谷到峰顶,垂直距离超过百丈。两峰相距很近,以河为界,望河而居,却像一对前世有冤孽的姑嫂,老死不相往来。但山腰料峭处的青翠枝叶,不断地双向奔赴,却也无法牵手。若干年来,小水人去县城,都是从峰底河谷通过,说要经七十二道湾,那便是七十二道难关。“一山分四季,十里不重天”,山区的夏秋季节,下游阳光明媚,上游不知何处已经是大雨倾盆,所以常常突然涨水。到了清朝晚期,本地许姓乡绅倡导筹钱,聚众人之力,在西侧山峰的高位,凿开了一条山道,供人来往。因为这条路形如腰带环山,在过去一百多年来,这里便又被叫作“腰带岩”。

我曾多次经过腰带岩上的山道,因为山道另一边的三道水村,地下有煤矿,小水人烧煤取暖,多数都要亲自到那边搬运。我也多次背着空竹筐前去,装着三二十斤煤炭原路返回。脚下的石板,经年累月,已经十分光滑,有的还留着小坑,据说是多年来出入此地的人们背煤、运粮、贩盐时歇息用的拐子所致。改革开放,灌木路贯通后,刻满小坑的山道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了荆棘丛生的“毛狗路”,即野狗出入的路。多年后的千禧年,我曾在古蔺县城租住民宅,房东老太年逾七旬,得知我是小水人,便絮絮叨叨说起她20世纪70年代往返县城与小水两地,肩挑背扛运送食盐、粮食的经历。我还记得她的话:“你们小我几辈,未经过那艰难岁月,现在住在我这样好的房子里,要知足呢!”

1996年,我和小伙伴一起背着书包,沿着小水河边的碎石公路,去县城读书。那时还在新岩的峭壁处,把双脚塔拉到峭壁外,对着山间的河风,吟诵诗歌。但一离开了小水河,眼里装的东西就更多了,心里想要的东西也更多了。风景如画,留不住出走的少年。后来,再归乡,小水河的芦苇少了,河塘浅了,童年的嬉闹声也散了。

想念

(外一首)

□ 熊郦红

在梦里,外婆的背影总是很模糊
好在还记得她脸上的
沟壑,安静慈祥
她看我的眼神空洞、涣散
总是欲言又止
一屋子的人,有的打麻将
有的关心台海局势
无人顾及她
一天天深下去的眼窝
外婆一遍遍述说
说门前的坡地上
漂着和云朵一样的金黄
她担心麦浪,把水泥路和人心淹没
担心雨中的樱桃和锄头
她有多担心
我就有多想念
想念,像水和植物一样
滋养着我的余生

谈心

昨夜,我和18岁的自己谈心
我们聊起
她的目中无人、傲慢无礼
批评她矫情、自负、善变
对追求者的不屑一顾
喜欢一个姓起的人
走近时
却又心如止水
她还是和从前一样固执
喜欢争辩。她歌颂每一个春天
每次樱花落时
都想大醉一场



在上书院

(外二首)

——兼致敬隐逸

□ 王海全

百多年的根基,难抵一场
石破天惊的地动山摇
用支撑、用拉结、用灌注……
还你十八岁

雁河沉默得像断了的琴
院外的千丈树暗自发力
想拼接那抹法兰西的蓝

三叶草窜到脚下,我在寻找第四片
的复生。扁竹兰报以春光斑斑点滴
哪片是你生命的褶皱?

龙女湖畔记

在武胜,龙女湖的落日
把余辉收纳进星星的瞳孔里
夜鹰贴伏树干,和我们的合声伴鸣
对岸的江心岛灯火漫爬
就像诗歌的大树上挂满了果

夜深,星光降落成雨
晨起,从惺忪的角度看
帐篷外的水虫里,小草就是我们散播的肉身
江水成“几”字型将我们环绕
嘉陵江又涨了几分,绿了几分

夜宿“瞿上”

倒转三十万年,公元前2800年
灼眼“桃花河”、“瞿上”
旧石器时代的烽烟可曾
点亮蚕丛的眼?

今日,我携岷山雪宝顶的风雷而来
把相距100多公里的两座山对折成一个点

遥想岷山眷恋桃花河的浪花
龙门山孕育鸭子河的扑腾
两山抵足而眠、串联星火
三星堆的青铜器上江河交媾
烙下柏灌、鱼凫的掌纹

入夜,我在“瞿上”长出鳞甲
溯游涪江、沱江及其支脉
杜宇声声,谁在破译迁徙的密码
撑起古蜀的破晓之光?

本版责编:子 鱼 雨 霖